

Бесова душа

# 魔鬼的灵魂

Евгений Шишкин

〔俄〕叶甫盖尼·希什金 著

温玉霞 译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Бесова душа

# 魔鬼的灵魂

Евгений Шришкин

〔俄〕叶甫盖尼·希什金 著

温玉霞 译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58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鬼的灵魂/ (俄罗斯) 希什金著; 温玉霞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301-26303-7

I. ①魔… II. ①希… ②温…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7622号

本书属于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批准的“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俄罗斯翻译学院负责组织实施。

书 名	魔鬼的灵魂 Mogui de Linghun
著作责任者	[俄] 叶甫盖尼·希什金 著 温玉霞 译
责任编辑	李 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303-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345014015@qq.com
电 话	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59634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定 价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1印张 280千字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4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 译者序

叶甫盖尼·瓦西里耶维奇·希什金（Евген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Шишкин）是俄罗斯小说家、戏剧家、剧作家。1956年6月1日生于基洛夫市。1979年毕业于基洛夫工程技术学院计算机自动化技术系。1985年毕业于高尔基大学语文系。1995年毕业于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高级文学进修班。1981—1987年领导铁路工人文化宫艺术团。1987—1989年在河运中等学校教书。1989—1993年在艺术文学宣传局担任顾问。1993年成为俄罗斯作家协会的会员。1995年成为下诺夫哥罗德的河马出版社的编辑。1998—2001年担任《下诺夫哥罗德》杂志的主编。2001—2003年在高尔基文学院担任教师（创作教研室副教授），现任《我们当代人》杂志小说部主任。希什金已婚，有两个女儿，现住在莫斯科。

希什金在《小说月报》《我们当代人》《接班人》《世界文学》《莫斯科通报》等杂志上发表了许多作品。他的短篇小说被译为中文和阿拉伯文出版。1991年由下诺夫哥罗德的伏尔加—维亚特卡河书籍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短篇小说集《拂晓》（До самого горизонта），其中有中篇小说《音乐会》（Концерт）、《迎面风》（Встречный ветер），短篇小说《第十九个》（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拂晓》（До самого горизонта）、《街道》（Улица）、《守卫室》

（Сторожка）、《爱情短篇故事》（Новеллы о любви）。在短篇小说《爱情短篇故事》中又收集了短篇小说《篝火旁》（У костра）、《陌生的灵魂》（Чужая душа）、《歌曲》（Песня）、《暴风雪》（Шторм）、《第四十天》（Сороковой день）。2000年由下诺夫哥罗德河马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魔鬼的灵魂》（Бесова душа）。2002年由《小说月报》杂志社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钉在十字架上的灵魂》（Распятая душа）。2005年由《小说月报》杂志社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保存爱情的规则》（Закон сохранения любви）。2008年由莫斯科眼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童话故事《神奇的眼球》（Волшебные хрусталики），该童话是献给伟大的眼科医生斯维亚托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费奥多罗夫（Святосла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Федоров）的，童话被编成儿童剧在莫斯科木偶剧院上演。2009年由莫斯科亚乌扎—埃克斯莫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到惩戒营当志愿兵》（Добровольцем в штрафбат）。2011年由莫斯科阿斯特列里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真理与极乐》（Правда и блаженство）。希什金创作的剧本《我是否有罪？》（Виновата ли я？）曾在莫斯科戏剧院上演。他还写了关于普希金、果戈理、冈察洛夫、契诃夫的评论文章，以及为参加高考的学生编写了教学参考书《请正确书写》（Пишите без ошибок）。希什金曾荣获“下诺夫哥罗德市奖”、1999年“舒克申文学奖”、2000年安·普·普拉东诺夫“聪明心”文学奖、2001年“文学俄罗斯”周刊奖、2011年纪念伊·安·冈察洛夫二百周年的“全俄文学”奖等。

长篇小说《魔鬼的灵魂》由“刀子”“激战之地”和“未婚妻的连衣裙”三部分及“尾声”组成。主人公——拉门斯

克村（Раменск）的青年费奥多尔·扎维亚洛夫（Фёдор Завьялов）不学无术，到处闲逛，因情感招惹是非，他追逐深爱的姑娘奥莉加（Ольга）的同时，又与同村的寡妇达莉娅（Дарья）纠缠不清。父亲伊戈尔·尼古拉耶维奇（Егор Николаевич）和母亲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Елизавета Андреевна）为此操碎了心。就如爷爷安德烈（Андрей）所说，费奥多尔承袭了扎维亚洛夫家族祖辈们的传统，因情感和嫉妒而杀人、被流放、坐牢，费奥多尔就是“魔鬼的灵魂”。

在拉门斯克村每年举办的青年舞会上，费奥多尔看到所爱的恋人奥莉加与城里来的风流倜傥的青年维肯季·萨韦利耶夫（Викентий Савельев）亲热接触，手挽着手行走在队伍里，在舞会跳舞。他醋意大发，用四句头诗歌挖苦奥莉加对他的背叛，挑衅萨韦利耶夫。在嫉妒、羡慕、报复中，他用刀子捅伤了萨韦利耶夫，为此，他被判坐牢六年。

在肮脏、拥挤的监狱里，费奥多尔忍受着想念家人和奥莉加的痛苦，经历了被同囚室人调戏、污辱、毒打。他逃狱未成，被关进寒冷的禁闭室，与死尸共眠。在劳改营的服刑期间，他带病、饿着肚子砍伐树木，目睹瘦弱的囚犯被树木砸死。他接触了各式各样的囚犯，也领教了囚犯们各自的“本领”。在经历了饥饿、寒冷、精神痛苦、肉体折磨、濒临死亡之后，一方面，他学会了思考生活、命运、信仰、美与爱情的关系；另一方面，他学会了适应监狱的生活，他以欺骗和耍滑头，巧妙地应对监狱官员的检查，同时他又保持了人的尊严，坚强地活着。

费奥多尔在监狱服刑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苏联人民经历着残酷的战争洗礼。费奥多尔宁愿战死在疆场，也不愿苟且偷生地死在服役的劳改营里。他递

交奔赴前线的申请。费奥多尔作为一名“受惩人员”、一名惩戒营志愿兵，跟随大部队奔赴前线，投入了残酷的战争中。在枪林弹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他为部队运送手榴弹，抓德国“舌头”，巧妙地袭击敌人的坦克兵、炮兵，英勇杀敌，多次受伤住院治疗，屡立战功，受过各种奖励，他虽然被接纳为共产党，却为自己的入党行为在上帝面前忏悔。甚至在营队医院住院治疗期间，为了获得利益，费奥多尔冷漠地对待濒临死亡的战友，欺瞒护士，想方设法偷走战友缴获的手表，在市场上变卖。等他回到病室，看到死去战友空着的床铺时，他内心发生了变化，他决定再次踏上奔往前线的火车。在目睹自己的战友们牺牲、血流成河的死亡场面，他思考生活的意义、人生的价值、人的信仰等问题。他甚至像背叛的约伯一样责骂上帝，怀疑和否定上帝的存在。

在战争胜利前夕的柏林战役中，费奥多尔在炮轰中严重受伤，被送到后方医院治疗，最后双腿和双臂被截肢，没有手和脚，只剩下短小的躯干。战争结束之后，家人和恋人奥莉加千方百计打听费奥多尔的下落，而费奥多尔在医院治疗并康复。尽管他很想念家乡，梦里多次梦见母亲和家乡，渴望与恋人奥莉加约会、永远不分开，但他却选择独自忍受内心的煎熬、思念家乡和亲人的痛苦，不愿意让亲人们看到他残废且丑陋的样子，不希望将痛苦带给亲人们和深爱着的奥莉加，他拒绝给家人写信，拒绝告诉他们自己的状况。最后，他背着护士，半夜用床单结成环扣，在病房里用上吊的办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战后，多年过去，费奥多尔墓地上的金合花依然盛开，人们似乎忘记了过去。尽管奥莉加被视为士兵的遗孀，实际上她终身未嫁，一直在等着费奥多尔的归来。早在临死之前，老年的奥莉

加亲手为自己缝制了一件鲜艳亮丽的新娘连衣裙，并吩咐邻居们在她离世后给她穿上这件连衣裙下葬。

《魔鬼的灵魂》是一部独具特色的长篇小说。围绕着主人公费奥多尔的个人命运，作者用优美的语言塑造了许多特色鲜明的人物形象。小说集民间文学、抒情小说、乡村小说、劳改营小说、军事小说、心理小说于一体。小说塑造了一个集钟情爱情、眷恋故乡的魔鬼、无赖和倔强、自尊自强的勇士、智者于一身的形象——费奥多尔。费奥多尔作为扎维亚洛夫家族的一员，当家族成员信奉宗教时，他却不信上帝。他时而发誓，时而违背誓言。与拉门斯克村的寡妇达莉娅鬼混在一起，以获得生理的慰藉。又因对奥莉加的深爱，对维肯季·萨韦利耶夫的嫉妒，他用种种违反常规的、魔鬼般的方法刺激、折磨所爱恋的奥莉加，甚至动用刀子捅伤维肯季。他的身上既具有上帝般美好的力量，又有恶魔般可怕的力量，他像一个恶魔，游荡在天堂和地狱的苦难之间，游荡在村委会房屋上的那面红旗和教堂顶上的十字架之间，游荡在生与死之间。在被押送劳改营的途中，他在押送队长沃洛宁面前，违心地撒谎，用两个指头划十字的旧礼仪教徒的方式，掩盖自己逃跑的意图，以欺骗的方式赢得队长沃洛宁的信任和宽容。在监狱里，为了生存，他以机灵的头脑、超强的适应能力，接受匪首，安德烈爷爷的老朋友费普对他进行的监狱生活的“教导”。在劳改营服役期间，为了逃避繁重的伐木工作，借看病的机会，他以勤劳和机灵赢得了医生苏希宁的信任，当上了一名值班员，苏希宁甚至有了将他派到卫生员培训班学习的意愿。为了展示自己的才能和获得利益，他继承父亲的鞋匠职业，在劳改营中制作鞋子、修理金属饰件，并将其倒换成生活日用品。同时他又因疏忽职责酿成火灾，被罚回到监狱，因私藏刀子等违禁



品，被罚关在单人禁闭室，忍受饥饿、寒冷和死亡。他冷漠、麻木地对待同病房的犯人，为了得到手表，他违背良心地漠视同病房病人窒息而死，并将手表变卖换成食品。但是当遇到自己的仇人利亚马，他又可怜落难的利亚马，同情他的小偷生涯，宽恕了他。为了自己的生存，获得死者的那份口粮，他隐瞒同囚室病人的死亡。从利亚马的遭遇他开始质疑上帝的权威，认为自己就是自己的主宰。在劳改营的改造中，他经历了囚犯艰难而沉重的服役工作，忍受饥饿、毒打、惩罚。特别是在他敬佩的医生苏希宁和政治囚犯的启蒙下，费奥多尔思考着什么是美、爱情、幸福、不幸、痛苦、命运等。他开始有了怀疑和希望。他就像背叛的约伯，质疑，甚至责骂上帝，否定上帝的存在。他作为一名惩戒营的战士奔赴前线，在前线作战中，他遇到正直、主持公正的前线指挥员中校伊萨耶夫，结识了勇敢作战、不顾死活的将士们。他经历了枪林弹雨、浴血奋战的战斗，目睹了战友的死亡。他多次受伤，多次受到嘉奖。他在政治副营长的启发下，懵懵地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在战场上他更加勇猛作战。面对前线的流血、战友的阵亡，费奥多尔进一步认识了生与死的意义，开始思考个人的命运和幸福，希望成为一个善良、朝气蓬勃、有作为、有理想追求和信仰的人。在战争结束前夕的柏林战役中，他身负重伤，被运回后备部队医院治疗。他双臂和双腿被截肢，失去了手和脚，成为残废人。他非常痛苦，不希望将自己的痛苦和丑陋展示给亲人们和未婚妻，宁愿以独特的“死亡”维护自己作为完整个人的尊严。就在临死那一刻，他自己真正有了迟来的信仰、有了自己心目中的上帝：那就是只有经历痛苦之路，才能将爱和光明带给所有人。

小说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妇女形象。善良、仁慈、受

难者的母亲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在儿子与丈夫发生不和之时，她充当艰难的调节者；在经受了丈夫阵亡、女儿病死、儿子服刑，她忍受肉体（小产）和精神双重痛苦，默默地坚强地活着。纯洁、可爱、懂事、恭顺、忠诚于上帝的妹妹塔尼卡（Танька），为父亲带给她的小礼物而高兴，为哥哥的服刑和父亲的阵亡而悲伤，为自己成为大姑娘而羞怯，为获得初恋的情感而开心和欢愉，同时她为自己口出恶言刺激哥哥犯罪而自责。她虔诚地在圣母面前忏悔，为哥哥祈祷；她为自己暗恋的欢愉和幻想做母亲的想法，在圣母像面前赎罪，恳求圣母的理解、宽容和原谅；在男人们上了战场之后，她努力劳作，承担起没有男人的家庭生活，最终因劳累过度而死。放荡不羁的寡妇达莉娅经历了曲折的人生，结婚一年，因她出轨，她的丈夫无法忍受而自杀。后来她认识了从城里来的讲师，讲师醉酒后与她发生一夜情。第二天，讲师酒醒，请求她的原谅，并弃她而去。之后达莉娅生下了痴女卡奇卡，作为未婚妈妈，她独自一人带着痴女生活。在与费奥多尔不正常的生理慰藉中，达莉娅消磨了自己的青春时光。最终她在手风琴手马克西姆身上找到了真爱。热情活泼、能歌善舞的丽达忠贞于自己的未婚夫帕尼亚，在战争中她等待着帕尼亚的归来，忍受未婚夫阵亡带给她的痛苦，同时也宽慰、理解和帮助自己的闺蜜——奥莉加，分担奥莉加的苦恼、伤感、等待和痛苦。迷信、热心帮助村民的阿夫多季娅巫婆，每当村妇们有迷惑和困难之处，她都会及时出现，帮助村妇们接生孩子、看病，她以扑克牌占卜、算命的方式安慰和帮助人们，成为村民们的精神支柱。忠贞于爱情的宽容的未婚妻奥莉加，她深爱着费奥多尔，面对费奥多尔与达莉娅放荡的交往，她容忍，向往纯洁的爱情；在费奥多尔服刑期间，她自责自己与维肯季的亲密

交往行为，认为正是自己的行为才导致恋人坐牢，她是费奥多尔坐牢的祸根；为此，她默默地忍受着村民们对她的谴责，忍受费奥多尔对她的误解，忍受着他的不回信，但她的内心却一直挚爱着费奥多尔，默默地为他的命运担惊受怕，她不断忏悔、祈祷；在煎熬的折磨和痛苦中，她苦苦地等待费奥多尔的归来，直到她去世。

小说还塑造了一批村民形象。代表扎维亚洛夫家族气质的安德烈爷爷，他命运多舛，宽容、仁慈、大度、独立、勇敢、有责任心；他曾经因爱情和嫉妒之心犯错误，被流放，经历了国内战争、革命运动等，受过伤，成为带着假肢的残疾人；他独居在大森林的守卫室里，看护美丽的大森林；他忍受着孤独、悲伤和忧愁，理解和安慰女儿和孙子。伴随在安德烈身边的小灰狗，聪明、善解人意、忠诚，它的秉性复制着主子安德烈老人，在老人去世之时，它竭尽全力寻找人救助，与主子一起经历孤独、悲伤和忧愁。费奥多尔的父亲伊戈尔·尼古拉耶维奇，他细心、勤劳、认真，是一个能工巧匠，同时又是一位有责任心、严厉、勇敢的父亲。虽然他与儿子发生不和，但内心希望儿子继承家业，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在儿子被判刑、坐牢之后，他内心隐隐作痛，后悔没有去见儿子一面；他作为奔赴前线的一名勇敢的战士，最后在战争中牺牲。小说中还有一批善良、诚实、幽默、机智、勤劳的乡村小伙子们，如手风琴手马克西姆，虽然在战争中失去了胳膊，但他坚强而乐观地面对生活，在达莉娅的身上最终找到了爱情；还有在战场上牺牲的帕尼亚、村团委书记克里卡·德罗诺夫，以及维肯季·萨韦利耶夫等一批年轻人。

小说还塑造了许多在战争灾难中受苦受难的苏联普通人民和将士的形象。在劳改营里和战场上，有各式各样的犯人，有政

治副营长、指挥员以及普通的士兵；有爷爷的老朋友费普，他教会费奥多尔如何适应监狱生活，以各种方式保护自己；有像沃洛霍夫那样激进的囚犯；有利亚马那样凶狠、残忍的匪首；有受过少许教育、举止优雅，但好占便宜的小偷阿尔吉斯特；有政治犯科斯秋欣和鲍里斯拉夫斯基。还有慢性子、有教养、说话客气的劳改营医生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苏希宁，在费奥多尔的眼里，苏希宁就如拉门斯克村教堂的教父，让他钦佩。苏希宁经常与费奥多尔探讨什么是美的问题，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拯救世界”是错误的，只是表面现象，是嫉妒和犯罪。正是在他的启蒙和引导下，费奥多尔才学会了思考人生的意义，质疑上帝的权威和公正。也正是在政治副营长的启蒙和劝说下，费奥多尔在前线加入了共产党，有了理想，有了对未来的追求，有了信仰。

在小说中可看到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和作家创作风格影响的痕迹。小说中既有民间文学创作中的谚语、俗语、四句头诗、歌曲，又有口语中带口音的土话、黑话、行话、骂人话；既有普希金、屠格涅夫笔下的优美的妇女形象，又有战争文学中真正的人——勇敢的士兵、毁容的英雄飞行员；既有屠格涅夫笔下优美风景的文学语言的描写，对真挚爱情的感情抒发，又有乡村作家笔下对自然、土地、家乡和传统文化的眷恋；既有列夫·托尔斯泰笔下对幸福、战争、人的命运、上帝、人生意义的哲理思考，又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对罪与罚、美与爱情关系的哲理思考；既有索尔仁尼琴劳改营小说的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和人性的分析，又有“前线一代”作家笔下对战争道德的描写和真正的俄罗斯人性格的塑造；既有爱情、幸福、战争、忏悔和惩罚的主题表现，又有对上帝、人生、命运、生与死、美与丑、善与恶的哲理思考。

小说从语言描写的层面、从历史发展动态中的人物塑造，提

升到对俄罗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等高深层面的哲理思考。作者用最普通的故事，通过对民间的占卜、茅草屋、茶炊、煤油灯、雪橇、红色墙角里的圣像、洋葱顶的教堂、燃烧的蜡烛、十字架、墓地等传统文化象征物的展现，以及对俄罗斯森林、田野、白桦树、延伸到天际的乡间小路、奔流的河流、山丘谷地、广袤的草原、暴风雪、天空、云朵等大自然风景的描写，叙说了个人的曲折人生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发展轨迹：经历了内心的苦楚、肉体 and 精神的折磨，从世俗的个人私爱走向非人间的普世之爱，从庸俗的人生走向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崇高的未来。

小说广泛涉及了俄罗斯民间文学和俄罗斯传统文化元素、历史背景、历史人物、宗教信仰等。小说的语言优美、词汇丰富，作者抒情式地描写了大自然乡村的美丽，真实地书写了俄罗斯乡村的风土人情，细腻地描绘了人物内心的变化，运用预叙、插叙和倒叙的艺术手法，叙述故事情节，启发读者从哲理层面思考命运、爱情、幸福、战争、罪与罚、死亡等主题。

温玉霞

2015年7月

# 目 录

第一部 刀子	1
第二部 激战之地	143
第三部 未婚妻的连衣裙	255
尾声	323





—— 第一部 刀子 ——



农舍里刚冲洗干净的地板油光锃亮，散发着潮气。塔尼卡在门口迎风拧着湿衣服。

“别给我拧坏了！”她一边冲着哥哥费奥多尔喊，一边眯起眼睛，看那金色阳光照射下飘起的浮尘。

太阳已经西下，可阳光还是那么鲜活、耀眼。橙色的阳光射入打开的窗户，透过鲜红的天竺葵花蕾，照射在俄式壁炉旁取暖小炉上的镀镍大茶炊上，细碎的阳光又反射在笨重的餐柜门扇上，洒落在透花刺绣的低垂床帏上，辐射在粗房梁钉子上挂着的煤油灯以及镶着黑色雕刻夹板的镜子上，泛着银色的小镜子里倒映出费奥多尔。

他把一绺浅褐色的刘海儿向一边梳。可是他的梳子很不好使，有豁口。这不，又一个梳齿子折弯了，这很容易刮伤太阳穴。

“呸！”费奥多尔生气地吐了一口，从窗台上拿起木把刀子，用刀子把弯曲的梳子齿咔嚓一下削掉了。

费奥多尔怎么都不会想到，他今天会用这把刀杀人。更确切些说，全拉门斯克村传来令人毛骨悚然、触目惊心的消息：在1941年这个温暖的五月之夜，费季卡<sup>①</sup>·扎维亚洛夫杀死人了！

但消息不完全准确：那个被杀的人还活着。他从死亡的边缘逃脱出来。他摆脱了死亡，或许，是因为费奥多尔的母亲、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以临产的孩子为付出的代价（她即将分娩，

<sup>①</sup> 费奥多尔的小表爱之称。——译者注。



因突然出现的不幸，她早产下一个男死婴)；或许，是因为塔尼卡，她不停地颤抖，面对淡黄色油灯烛上神龛里的尼古拉·乌戈德尼克圣像，虔诚地划着十字，苍白的嘴唇念叨着自编的祷告词，虔诚地祈祷。不幸的飞蛾在油灯烛焰上烧焦了自己的翅膀。

塔尼卡在洗手盆里哗啦哗啦地洗手，在围裙上擦干手，在墙角的长凳上坐下。

“爹爹吩咐要把鸡窝里的栖架稍加修整，你忘了？我既要照料这些家畜，去割草，又要洗地板。你却像个姑娘似的照镜子。”她想把那些脏活推给哥哥，自己好去参加晚会。

“你自己去修整！”费奥多尔一边粗鲁地说着，一边穿上擦得锃亮的铬鞣革皮筒靴。

塔尼卡非常气恼，仔细观察着哥哥如何打扮：他穿着带绣花侧扣竖领的天蓝色衬衫，整理完流苏绳腰带，又把上衣的下摆拽平整，之后往身上喷洒了香水。

“你就好好打扮吧，发傻吧，而奥莉加早沉迷于他人。对她来说，你不适合追求她，只有那个从城里来的人才适合追求她。我自己就看到了！”塔尼卡忍不住说出来，她的话戳到了哥哥的最痛处。

“你个废物，哪儿不需要就不要往哪儿钻，否则我把你的腿打断！”

塔尼卡跑得快，她已经不是坐在凳子上，而是跑到门口。她知道，哥哥发火了，可能会因这些侮辱性的话做出非同小可的事。

“你确定看到了他？没看错？”费奥多尔背向妹妹问道。

“暂时我还没瞎！一下子就认出了他。尽管天气很热，他穿着讲究的长大衣，打着领带。我们这里的人是不会这样穿戴